

浅析目录学与古代学术的辩证关系

常心慧

湖北大学文学院2019级汉语言文学（国家基地班）

[摘要]从古至今，目录学都贯穿学术发展的脉络，与此同时，学术的发展也会对目录学产生反作用。目录学是掌握文献信息、源知学术脉络、整理古代文献、建构学术秩序的重要工具，有利于学术研究，规范了学术史的书写；而目录学的发展变化也会受到以儒家“经典”作品为主的教育方式，以及官方行政要求对学术的控制的影响。目录学与古代学术是辩证关系。

[关键词]目录学；古代学术；古籍研究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09.1613

目录学是研究目录的形成和发展，探讨目录工作一般规律的专门学术，它是目录实践活动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我国古代目录学，萌芽于先秦，并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对古代学术产生巨大影响，又随着古代学术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改变。

一、目录学对古代学术的影响

（一）目录学是掌握文献的基石

目录学通过目录的特有形式，著录各类学术典籍，为人们了解、检阅图书提供便利。通过这些书目，人们可以大致了解各时代学术文献的基本情况，略知一代学术的盛衰。而做学术要想取得成就，就需要从宏观上把握不同时代的基本情况，并深入挖掘思考，弥补学术空白。

目录学是读书治学入门之学。我国古代学者认为治学之道在得门，得门而学，事半功倍，并认为书目即学问之门径，书海之舟楫。我国的图书资料浩如烟海，要进行某一学问的研究，需要读哪些书、先读哪些书，后读哪些书，这些问题是每个初学者都要遇到的。清代学者王鸣盛说：“凡读书，最初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又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必从此问深，方能得其门而入。”¹不得其门者，则终身无得。目录学萌芽于先秦。到了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别录》，《七略》的出现，则奠定了我国目录的稳固基础。到清乾隆时代，目录学，时为显学，更为学术界所重视。目录学的发展和引起学术界关注，不仅因为它是研究目录形成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还因为它是一门读书治学入门的学问，它可以告诉人们，关于某一个问题的，前人做过哪些研究，已经进展到何种程度，又可提供查找文献的必要线索与方法。例如《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屈原、荀况以来至西汉时期的诗歌辞赋作品共106家，1318篇，其中有1254篇诗赋都是西汉的作品。据此就可知西汉时期的诗歌辞赋有较大的发展，而整个秦代只著录有“秦时杂赋九篇”，没著录一篇诗歌，这又多少可以说明秦代文学的消歇、文学园地的荒芜。

因此，目录学对于古代学术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它是学术研究入门的途径，也是树立宏观视野的窗口。按照学术研究需求，有选择地阅读目录、搜集资料，培养利用文献撰写论文等科研能力的培养，有更深远的意义。

（二）目录学是了解学术源流的工具

我国古代目录学，注重利用图书叙录及类序等形式介绍学术源流和演变。于是，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便成为古代目录学的重要特色和优良传统，目录学也被人称为“流略

之学”。目录学也因此成了解学术源流的工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事学术研究，必须了解学术源流，了解其某些图书的基本内容，能不走或少走弯路。古今史学家，在治史，治目录学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目录即学术史也”，“学术源流实得力于目录学”。我国目录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以“章学术，致源流”为宗目，强调从学术史的角度揭示书籍内容，表现它的价值，学术源流；表现作者的学术成就、流派、师授源等。目录书有三种类型：一是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二是有小序而无解题；三是有小序，解题都没有，只著书名。无论是有小序，有解题还是无解题者以及小序、解题皆无的目录书都可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作用。有小序有题解的，对图书进行比较全面的论述，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有小序无题解的是充分利用小序，使读者先从学术上得一概貌，进而便于了解和掌握每一种书。小序和题解都没有的目录书主要靠类例分明使学人能窥视学术之源流沿革。

以上所述，可以到我国近代著名文史学人都极为重视利用目录这个“工具”，以书目了解学术源流，辨别一书的学术流派和学术价值对目录学这一功能给予很高的评价，

（三）目录学是学术研究和整理古籍的基础

目录学有助于文化学术的研究和古典文献的整理。研究者开始自己的研究之前，必须了解这一课题的研究历史、现状和趋势，了解有哪些可参考的书籍、资料，掌握已有的主要论点、方法和研究动态等，这就必须借助目录学的知识，查阅有关的目录、索引、文摘等，否则就会走很多弯路。

例如研究《楚辞》，除了对《楚辞》本身要有深入正确的理解之外，还须查看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楚辞要籍解题》以及《楚辞资料海外编》等有关目录书，从而正确选定自己的题目或研究角度。无独有偶，鲁迅在校研究《康集》时，就曾使用过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逆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籍籍考》、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叶盛《竹堂书目》、焦竑《国史·经籍书》、商儒《百川书志》、祁承《生堂书目》、谦益《降云楼书目》、钱曾《述古堂书目》、洪煊《读书从录》、朱学勤《结一庐书目》、陆心源《丽宋楼藏书志》、江标《丰顺丁氏持静斋书目》、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等通过许多书目，从而彻底弄明白了《康集》流传的情况，理清了该书卷数及名称变迁的轨迹。鲁迅对古今各种公私书目了如指掌，运用起来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为他顺利

解决各种学术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工具。鲁迅在编写《中国小说史略》，利用书目辑录，校订有关古典小说的同时，还对我国古代小说发展源流也做了“考镜”。²

目录学过去曾在我国许多著名学者的治学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继承我国目录学的光荣传统，总结它在治学中所起的作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广大科研工作者都离不开目录学，撰写论文、完成某一科研项目时，他们首先是根据历史、地理、文化、政治等方面确定归属的时代、地区与范畴；其次，分析课题涉及的研究范围；再次，明确课题拟采用的类型，检索图书馆的目录和工具书；在此基础上，开始翻阅图书目录中有关的标题与款目，查找期刊论文索引中的有关目目。这样便省掉许多的暗中摸索之苦，在最短时间查找到课题所需要的文献资料。在这个过程中，目录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是学术研究和整理古籍的基础。

（四）目录学是建构学术秩序的标准

目录学是建构学术秩序的标准。古典目录通过对文献的分类整理，考察学术谱系的历史进程，并在历时性梳理中“为学术立法程”（姚振宗语），避免学术陷于无度和失序。例如，《汉志·儒家小序》在论述儒家的源起（“盖出于司徒之官”）、职志（“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特点（“游文于六经”“留意于仁义”“宗师仲尼”）、成就（“于道最为高”）的基础上，用一个“然”字转笔，重点强调儒家末流（“惑者”）背离儒家原旨而误入歧途。“然惑者”是转折的关键，也体现了《汉志》小序的行文体例，如《道家小序》“及放者为之”、《阴阳家小序》“及拘者为之”、《法家小序》“及刻者为之”、《名家小序》“及警者为之”、《墨家小序》“及蔽者为之”、《纵横家小序》“及邪人为之”、《杂家小序》“及荡者为之”、《农家小序》“及鄙者为之”等等，皆旨在判定什么是“正确的学术”、什么是“不正确的学术”。这就从学术之“史”的梳理转向非时间化的变中之不变的学术秩序建构。同样，《总目》明确提出“源流正变”的观念，在把握“源”“正”学术标准的前提下，既认可“流”“变”的合理存在，又要求“流”回归于“源”，从而使“变”回归于“正”，最终为“天下学术”立则。³显然，古典目录在梳理学术源流的基础上建构学术秩序，不仅揭明现实的学术“是什么”，还提出理想的学术“应该是什么”，从而将时间矢量的脉络勾勒转进为共时层面的观念呈现，完成了对学术的反思。

二、古代学术对目录学的影响

（一）古代学术教育方式影响目录学

以儒家“经典”作品为主的教育方式影响书目编制的主体导向。在古代，往往通过以儒家“经典”作品为中心的学识教育与德行教育来建立符合儒家道德需求与展现儒家德行关怀的知识分类体系，从而推动形成符合各个时期政统所需的“道统”及相应的知识规范。比如，明人郑廷鹄《白鹿洞志》就明确指出白鹿洞书院“本洞储书，专以教迪士类”，其后作为山长的李资元亦指出“余继提举洞中，通将经史子集类分先后，

以圣列于经部之先，志书附于史部之后，附子部者诸子创作也，附集部者诸子之新选也”⁴，强调以“圣制”来归整书院藏书的知识品序，充分说明明代书院以“圣制”教育来推行书目编制的主体导向。之后的如清人孙星衍所撰《孙氏祠堂书目》、张之洞所编《书目答问》也体现了这一点。可见，古代目录学家大多存在希冀所编书目能够“使承学之士，得所绳准”⁵的理想与诉求。古代目录学家汲取相应目录学知识体系的同时，必然要对古典目录学所反映的正统学术及其价值导向进行接受与遵守。

（二）国家机器对学术的控制影响目录学的发展

古典目录学往往通过律法、政权的强制或规范的形式在目录学家中流布，最终影响目录学的发展。尤其是，代表官方意志及思想体系的历代史志目录，更是以行政权力的命令、法规集中且直接地向目录学家呈现历代政统思想及学术导向所需知识的内容、形式、内涵及价值。⁶隋唐以降，历代往往开设史馆，编纂史志目录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彼时的政统服务，希冀以史志目录的知识体系介入时人的实际生活中，进而形成有效的知识规范⁷。典型之例则如乾隆曾“命四方大吏，加意采访，汇上于朝”而编纂《四库全书》，在此基础撰成的《四库全书总目》之最终意图，系为“钞录传观，用光文治”与“俾艺林多士，均得殚见洽闻，以副朕乐育人才、稽古右文之至意”。⁸这是一种以外在政权形式的压制或推行，主要从政治规范与话语秩序的角度强调目录学家在符合彼时文教需要的基础上所应有的思想张力与行动导向。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录学贯穿学术发展的脉络，与此同时，学术的发展也会对目录学产生反作用。目录学是掌握文献信息、源知学术脉络、整理古代文献、建构学术秩序的重要工具，有利于学术研究，规范了学术史的书写；而目录学的发展变化也会受到以儒家“经典”作品为主的教育方式，以及官方行政要求对学术的控制的影响。目录学与古代学术是辩证关系。

参考文献

- [1]王鸣盛.十七史商.商务印书馆,1956
- [2]李文林.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J].江汉大学学报,1993(2)
- [3]傅荣贤.回归学术史:古典目录学在当代语境下的存在合法性[M].图书馆,2020,(07).
- [4]付荣贤.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M].合肥:黄山书社,2016.P.306-308.
- [5]汪辟疆.目录学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P5.
- [6]温庆新.古典目录学与古代目录学家的知识信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2).
- [7]温庆新.阅读史视域下中国古典目录学主体建构理路关照[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9)
-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